



上堡梯田 谢京波摄

岁月深处的灌溉密码

□ 魏珂

1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南方诸地，泽国水乡。与“水”如何相处是天地教给先民的第一课。从神话故事“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到钱塘江畔的“河姆渡文明”、岷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再到先秦时期的都江堰、灵渠……先民对水的认识历经最初混沌弥蒙的恐惧到逐水而居的开拓，再到利水兴水的追求。水利史滋润着中华文明，让广袤无垠的千里河山有了规则，调了秩序、通了经脉。

江西多河湖，其简称“赣”便源于贯穿全境的赣江。回望赣地历史，一眼千年，吉泰盆地的“庐陵文化”、赣抚平原的“临川文化”及赣南峻岭的“客家文化”等，这些赣鄱文化的“高光”代表，令人陶醉。江西文化脉络清晰、走势明了，宋明时期风光无限。江西缘何在宋、明两朝异军突起，引领风骚？带着历史的疑问，笔者走进赣中、赣南腹地，期冀在广袤的赣鄱大地上找到时光的痕迹，在青山绿水间寻到遗留下的文化，在历史的夹缝中拾起散落的细节。

追寻，便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开始。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由国际灌排委员会主持评选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旨在发掘、宣传人类历史上灌溉排水工程的历史信息与深远影响。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0处水利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些散落华夏大地的水利工程滋养着万千田垄，让稻麦飘香，江河安澜。江西，这片古老的沃土，便有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位居全国第二：泰和槎滩陂（2016年入选）、抚州千金陂（2019年入选）、潦河灌区（2021年入选）、崇义上堡梯田（2022年入选），它们静卧于时光深处，流淌千年。

有了灌溉，水不仅是一泓清泉，更是流动的养料，它滋养土壤、滋润生命，让田间地头的经脉得以畅通，大地得以舒展焕发。没有它，村或许还是那个村；有了它，村便可生长为一座城。它们处于繁荣经济和昌盛文化的上游，闸门开启，吞吐出浩荡的满城繁华。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它们有的已然矗立千年掩身水底，偶然潮水退去，水渍长年冲刷露出暗色石体，石缝间长出零星的野草野花；有的年岁长久却依然年轻，横亘江头又指挥若定，越发英姿勃勃，令人遥想当年，肃然起敬。

2

站在拟岷台前的抚河边，遥望河心的千金陂，便能看到临川“才子之乡”的源头。此时的千金陂半露在河水中，千年的屹立让它愈发安定，静静打量着眼前的这座城。年轻时的千金陂孔武有力，跛脚以松木、椿木打桩并呈品字排列，松椿间装以坚硬的红条石，再砌之从乌石山上采伐下来的乌石条，覆盖于上，丁砌、顺砌相间搭配，严丝合缝，稳固了自身，同时也稳住了临川城。抚河在千金陂的指引下，乖乖起来，一支奔向中洲围，一支通向干港，分汜而流呈斜V字型灌溉进抚州腹地，河流所经养出良田万顷、鱼米之乡，也

山水槎滩陂 郭思彦摄



养出市井喧嚣、万千生民。千金陂始建于唐上元年间，由时任抚州刺史的面真卿与戴叔伦参与修建，初名“冷泉陂”“土堤陂”，至渤海李公之时，更名为“千金陂”。走出书斋的颜、戴二人，脱下身上的官服、放下手中的狼毫，撸起袖子与当地百姓一道，以锄为笔、以汗为墨，将一篇民生作品写在赣鄱大地上。有了他们的示范，宋、明后人不敢怠慢，古之贤、朱大典等纷纷接力，一代代为陂的重修重建殚精竭虑。昔有佳话流传至今，古之贤离开江西赴任外地后，仍念念不忘千金陂，时常往来书信，询问状况。先贤将遒劲有力的人格书写进千金陂，镶嵌成临川人文鼎盛的基石，再经由抚河酝酿、发酵，催生后世数百年的彬彬之盛，哺育出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汤显祖等闪耀中华大地的璀璨之星。

千金陂带来的巨变，从此前的人文灌溉到后来的丰盛隆裕，被明朝进士章光岳记录于《复修千金陂记》一文中。“金堤未堰之先，郡城萧条仅同一村聚。人文落落如晨星，城之内外，列弟子员者仅五六人，市肆几可罗雀。俗尚还猿朴陋，殊不似大邦气象。迨堰成而后，人文鹊起，科甲蝉联，鸣珂红金者肩摩踵接，博士弟子且数百计，声名文物，丰隆都雅百倍。”

陂建成后，古人又修了部《千金堤志》以铭记，不自觉从历史的跑道先出一个身位，成为我国最早以文字形式记载陂坝修建和管理的水利工程书籍之一，让广东佛山的《桑园围志》有了追溯的模范，让硬朗的陂坝有了柔性的抚触与感怀。

一座陂、一座城，历史的天空斗转星移，千金陂却悄然矗立。此陂的确重“千金”。

3

世间大多“大陂”都烙印上官方色彩，比如郑国渠、千金陂……但，有些散落在平原盆地中的“小陂”，却更浸染烟火气，亲近乡民，灵动妥帖。这些“小陂”往往聚集民间智慧，由民间自发筹划、修建、管理、维护，倾注一方百姓汗水，凝聚一方百姓心血，流淌出一方百姓岁月。

坐落于泰和县牛吼江上的槎滩陂，相传为致仕后的南唐监察御史周矩所创建。为避战乱，周矩携家眷口从金陵迁居吉安。为解决江下游禾市镇、螺溪镇的饮水灌溉，周矩带领乡民勘察地形、挑选陂址、横江筑坝。槎滩乡淳朴，发现问题便解决问题，水多则溢、水少则聚，就地取材、量力而行，这是朴实的乡民向天要粮的契约。与动辄千米的千金陂不同，初建时的槎滩陂只有主坝、副坝，总共才二百余米。没有巍然屹立，更多的是娇小灵秀的匍匐。

即便从现代眼光来看，槎滩陂的修建也充满着民间智慧。选址河水大角度转弯处，减少河水对陂坝的冲刷与侵蚀。用附近山上的竹木和条石作筑陂材料，节约人力物力。将若干木桩打入河床，编上长竹条，筑填黏土，形成陂坝。陂顶略高于水面，洪水期溢过陂坝，顺流而下，消减水势；枯水期围兜河水，灌溉农田。旁开泓口，供船只、竹排通行，既保证航运畅通，又方便鱼类洄游。有了工程便需管理，周矩之子周羨，购买良田、竹山，其产出用于维修、养护陂坝之费。周氏后人亦遵祖先遗训，以一族之力维护槎滩陂，让百姓共同受益。至元朝，周氏家族式微，周、蒋、胡、李、萧五姓家族合修，轮流作陂主、共同守护，制定《五彩文约》保境济民，以白纸黑字订立每条沟渠的去向。

周氏的仁义之举，让这座始建于公元937年的陂坝，千年来未曾坍塌，至今依然发挥着灌溉之功效，润泽吉泰盆地6万亩良田。笔者来到这座“仁义”陂坝的当天，陂坝的石头裸露在烈日之下，渐渐，水势涨了起来，不断有水从上游倾泻下来，槎滩陂便也苏醒了似的，隆隆水声不绝于耳。水流奔涌向前，在主、副坝处拐个弯，一改之前的静水流深，喧嚣地波涌浪翻，迅疾而去。

在河中游水嬉戏的孩子们欢快起来，扑水、打浪，道道水花四溅。也许周矩不会想到，原本用作灌溉的槎滩陂，如今成为后人戏水的场所。

一面人水欢腾，一面纵流入渠，江底千年证物，江上人头攒动，静止与奔腾、过往与今朝，干涸与富足、贫瘠与肥沃，都同时储藏在这一方时空中。

4

横亘江上的陂坝，有赖人力所致；利用自流灌溉，则更显巧夺天工。依山傍水的赣南客家先民，很早就学会了巧用山间地形、溪涧走势，来灌溉幸福生活。“上堡上堡，高山寨下木森森。”一句谚语，道破了客家人献给世界的灌溉智慧。

站在崇义上堡梯田观景台俯瞰，一垅垅青田蜿蜒环绕、层层铺开，像大地母亲的褶皱。查资料，方知上堡梯田已有2200岁。瑶人，是生活在上堡的第一代拓荒者，早在《山海经》中，便有对赣南瑶人的记载。瑶人的祖先是盘瓠，相传是人头狗身的图腾，所以“瑶”从反犬旁。“蛮”有着绝对的忠诚，忠诚土地，忠诚自己。《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高辛氏安插盘瓠的后裔，赐他们广表山泽，让其繁衍，称他们为“蛮夷”。“蛮”便是瑶人最大的特点。面对荒山野岭，没有点“霸蛮”的性子可不成；刀耕火种，没有点“蛮力”也不成。瑶人便在这悠悠天地间，以一己之“蛮”硬生生地开垦出这片处女地，掀开了上堡梯田垦荒的大幕。

相较于条石堆垒的陂坝，上堡梯田的灌溉要秀气得多、简约得多。常年与森林打交道，练就了客家人读取山林密码、解析森林生态的本领。山顶植被丰富处涵养水源，低洼处纳水蓄水，引一根竹棍于其上或深埋一竹筒于其下，输水灌溉下层梯田。在田旁凿开一条渠道，将竹棍之水引到其间，水流便顺着渠道缓缓流入各层。田垄大小不一、饮灌不同，为避免纠纷，客家人便在渠中放置平梁分水石，依据田垄面积分配，渠水便按照分水石的指引，流入各家各户，挽成亲情的纽带。遇到梯田高于渠道时，便筑坝引水，是坝坝，其实是用松木做堰，堆垒起河岸的鹅卵石，再用竹条编紧，压实压稳，渠道垫高，水流便从坝坝上缓缓流入田间。从山顶至山腰再至坡底，或根根竹棍引水入田，或条条渠道分水入户，或垒起筑坝垫高倾泻，编织成一张覆盖山岭的巨大水网，网眼密布、经络分明。

缘何客家人会向崇山峻岭要田？早在宋末元初之际，蒙古军南下，中原汉人开始了第三次大迁徙，部分南迁至上堡，成为上堡梯田的第一代客家垦荒人。客家人背井离乡，将乡味、乡音、乡愁都拾掇干净，一起装进包袱，来到这崇山间，向峻岭要粮食。第一代客家人从山脚开垦，垦荒第一层梯田；第二代客家人从第二层开垦，垦荒第二层梯田；随着子孙繁衍，人口分家，一代代客家人将梯田垒得越来越高，层层分级、涌向天际，经由明、清两朝积累，直至当下盛况。

今天，许多游客来到这里，或站在梯田的制高点俯瞰依次排开的梯田，或站在梯田最底层，向上默数一代代客家人的艰辛。一层梯田便有一代人的故事，层层梯田编织起了客家人的发家史、垦荒史、生命史，亦如从竹棍涌出的流水，呈“之”字依次排开，千年之下，依旧悄然浇灌、安静流淌。

5

“历史是一条长河”，如果将一座座散落在赣鄱大地上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观察，我们会看到它们从江西版图上依次崛起。

历史的浪花奔涌至今，澎湃依旧；拥有蒲陂、乌石潭陂、香陂的潦河灌区，灌溉面积33万亩，受益人口26万；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赣抚平原灌区，灌溉面积120万亩，年粮食产量97万吨，农业总产值82亿元……江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从未间断向国家纳粮的两个省份之一。在灌溉的基础上，陂坝功能向纵深延伸，防洪、航运、发电、布设江西水网，承五河、通长江，建成省城水网互联互通，实现国家水网一体化，构筑江河在田间穿行、经脉在神州并联的和谐景象。

人水和谐，河湖安澜，打开灌溉密码的钥匙，便是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永世安宁。

文化时评

当我们在古诗文中呼吸

□ 凌瀚

不久前亚运赛场上主持人与观众对诗的视频你看了吧？我猜你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这些年，在我们身边“一言不合就背诗”的“名场面”太多了。婚礼背诗、做寿背诗、同学聚会背诗、老友聚餐也背诗，连小学生课间游戏玩的都是“飞花令”……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2022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日常生活中75.9%的受访者会使用古诗文抒情言志，28.8%的受访者经常能接触到古诗文。这组数字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古诗文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生活场景。

笔者一位同事说起她的故事：几年前看电视剧《清平乐》，她最爱剧中的“大宋背诵天团”，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每位大神出现总会带出些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诗词文章。“真神奇，每一个人物出场，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脑补他的某段诗词或文章，仿佛是给人物出场配的BGM（背景音乐）。”她感觉自己心里某种东西被撩拨着，从书柜里找出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的《古文观止》《宋词三百首详注》，还不够，又淘了一大堆：《范仲淹全集》《欧阳永叔文》《珠玉词》《小山词》等等。这些书轮流堆放在枕边，每天翻几页，每天都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是醍醐灌顶，有时候是豁然开朗，大多数时候感觉就一个字：美。”兴致来了，她会朗诵一段，用手机录下来。“这么两三年下来，思考、表达都有了变化。仿佛心里住着无数个先贤，变得自信从容。”年过五十的这位同事一直谋划着退休以后要做点与古诗文推广相关的工作。

还记得大约十年前，河北卫视推出了一档文化类电视节目《中华好诗词》，接着央视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一时间，一大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诗词英雄”横空出世。通过他们，观众看到了古人留下的那些锦绣文章的宝贵，也看到了现代人腹有诗书的美好。于是，一股诗词热就“席卷”而来。“诗词大会”遍地开花，电视剧、出版物、综艺节目上都是诗词，有关古代诗词文章的纪录片、讲座及各种课程大受欢迎。一些古诗词达人化身博主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精讲诗词讲人生，还有一些创作者从古人的诗词文章中或取其意境，或用其故事，创作出了电视剧、电影、戏剧、国风歌曲、漫画，广受好评。

当看到《长安三万里》把观影变成诗会的时候，我明白了这股“热潮”源自何处。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本来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DNA。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场景在刺激、唤醒这种DNA。

“为什么爱古人的诗词文章？当然不只是学好词好句。那些千古名篇里，不只有文采风流，还有思想、情操、观念、思维方式，有世界观也有方法论。”那位热爱古诗文的同事认为，古诗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才会珍爱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更加说明了它们无与伦比的当代价值。

我们祖先创作的那些精美的文字，千百年后仍然鲜活于我们的日常，成为我们随时可以呼吸到的文化营养，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在这样的文化滋养下，我们可以期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更高质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视野

让木头“七十二变”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气势恢宏的木雕《第一渡》、棱角分明的木雕羊头、惟妙惟肖的木雕人像……走进赣州市章贡区省级非遗项目客家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付先斌的工作室，木雕根雕作品琳琅满目。

小时候，付先斌家附近有对做木工的兄弟，他时常去看他们做工，闲暇时，就学着做一些简单雕刻。1994年，付先斌前往浙江东阳，跟随木雕师傅学浮雕、圆雕等技艺。后来，又师从多位名家，学习美术、油画等。

2009年，付先斌回到赣州，在一家红木家具厂上班。3年后，为了拓宽视野，扩大雕刻业务，付先斌辞去了安稳的工作，开了家木雕工作室。起初，家人并不支持，但付先斌心意已定，一心扑在木雕上。“只有学习到更多东西，才能在雕刻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付先斌后来又多次赴北京学习雕塑、绘画等。

根雕，又被称为根艺，是我国独特的艺术门类之一。根艺界有句行话：“三分人工，七分天成”。根雕创作，根艺师以根材为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让木头“七十二变”，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从一块普通木材到一件根雕作品，要经历锯材、定型、雕刻、打磨、打蜡等十几道工序，往往需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根艺师的灵感、创意，会直接影响到成品的最终形态。“木材是有生命的。做出庸碌的作品，是对好木材的辜负。”付先斌在没有充分构思前，宁愿让木头闲置。

付先斌的工作室里，陈列着许多根雕作品，一旁的书架上则摆放着许多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西方美术的书。在付先斌看来，艺术是相通的。中国根雕与西方雕塑存在诸多不同，也存在诸多相同之处，如中国根雕更注重“因势象形”的雕法，偏重写意，西方雕塑讲究造型，更注重写实，但两者都讲究线条美。

“对待木材要像对待生命一样，永葆一颗敬畏之心。”付先斌拿到一块木材后，会认真构思，先在纸上草绘，然后在木头上反复调整定型，从运刀到雕刻的凹槽深度、宽窄，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保留树根的自然纹路和天然色彩的同时，去除浮华和藻饰，让根雕造型逼真、生动。

近些年，付先斌借鉴西方素描、雕塑等不同艺术技巧，拓宽了客家木雕的创作空间。他的根雕作品也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春韵》《无声胜有声》《谁叫我》等在省内外技能大赛上获奖，并被多家文博机构收藏。

当下，雕刻机、3D打印等的出现，对根雕行业形成了冲击，但付先斌始终放不下这一份守拙的老手艺。这些年，付先斌接待了许多研学的学生，带着根雕技艺走进了学校课堂，探索与职业技术学校加强合作……如今，已有四千人在付先斌的工作室学习体验过雕刻技艺。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雕刻技艺传承队伍。并非是要他们把雕刻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一种提升审美的途径。”向记者介绍完工作室，付先斌回到了座位上。他俯下身子，拿着铲刀，小心翼翼地对着半成品雕刻，伴随着有节奏的敲击声，木屑纷纷落地。